

孤陋寡闻的我以为,至少有两个欧洲人,从纳粹崛起之初,就不受任何蒙骗,不抱任何幻想——一个是丘吉尔,一个是茨威格。我们只说后者。

茨威格在纳粹上台后不久,就早早移居英国;二战开始以后,更是远远流亡巴西。在流亡巴西前不久,他曾造访过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流亡巴西以后,由于他的文学名声,当地对他礼遇有加。“它如此友善,如此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休息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自从操我自己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

昨日的世界

邵毅平

已沉沦,而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愿意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既不处于纳粹魔爪之下,又不置身大战硝烟之中,却在流亡巴西不久,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夫妻双双一起自杀了!

在其《绝命书》中,在表达了上述对巴西的感谢后,茨威格陈述了自杀的理由:“但是一个年逾六十,再度完全重新开始,是需要特别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却经过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而在他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类似的想法也已初露端倪:“我过去的所有联系都被

扯断了,过去所有的一切,曾经有过的一切,都被粉碎了……我感到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但至少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他还没有对世界完全绝望,对历史的重建仍抱有信心,况且他的作品还有美国市场。但他还是走出了那致命的一步。

对其《绝命书》中所说的理由,我们不免感到深深的矛盾,似乎既可以理解,又难以理解。说可以理解,是知道他已筋疲力尽,畏惧开始新的生活;说难以理解,是他本可以选择休息,实无必要走上死路。

其实,早在自杀的三十二年前,他就写过一篇预言式的小说,那就是《贵妇失宠》(1910),其中似乎有一把隐秘的钥匙,有助于理解他的自杀。



波旁公爵被路易十五褫夺了权力,其情人德·普里夫人因此失宠,回到了诺曼底她自己的庄园。两年来是她统治了整个的法兰西,她愿意相信失宠只是暂时的,她已经预先尝到了复仇的快乐。但是从此没有人再理睬她,她发出去的信件都石沉大海,巴黎社交界已经把她的名字遗忘。她尝试着过悠闲的庄园生活,但实在适应不了无所事事,不能忍受没有权势和奉承。在当过法国的女主人之后,她无法在庄园里充当农妇。可是过去的活一去不回,而放逐的岁月无穷无尽。绝望之余,她自导自演了一出闹剧,预言了自己的死亡日期,到了那天果然服毒身亡。

我,这下,看起来像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了。背上是一个暗色的包,手上拎着一个大的黑色塑料袋。我当然不知道。事情得往回说,宁波坐地铁从一号线转五号线,一上五号线,我刚坐定,一个坐着的妇人向我这边倾斜了一下身子,问:到东部医院,怎么走? 院士路下车。那妇人又问:什么?我立马转变思路,说:我下车,你跟着下车,就是。那妇人面前有三个随身携带的袋子,地铁到了院士路,那妇人再向我求援:你帮我拿个袋子,这个袋子重,你拿这个。

帮忙,还要我拿个重的,真把我当个顶事的爷们了。出地铁,我拎着那个大的黑色塑料袋,一直把她送到李惠利东部医院大门口。路上,也聊了几句,我大致知道了一些情况:江西人,文盲,不识字,在医院里找活干,照顾人,一天24小时260元。

秀才三省吾身,我在想,我如果像这个妇人一样,被抛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敢“孤身走暗巷”为省打的钱一夜坐地铁、找人帮忙吗?夜晚来临了,连个住的地也还没着落,怎么得了!惶恐不惶恐?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谁说拖着塑料袋的,不是英雄?

我与上海图书馆的友谊,需从20世纪80年代初说起。经历了十年风雨之后,国内又呈现出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经历了长期禁锢的出版工作,又如保存多年的优良种子,冒出新芽,继而茁壮成长,很快就蔚为壮观。在这样的形势下,上海图书馆联合上海译文出版社举行了一次规模颇大的签售活动。二十几位颇有成就的外国文学编辑和翻译家应邀来到图书馆为读者签名。其中有翻译俄国著名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译社总编辑包文棣(辛未艾)、翻译欧美文学的著名翻译家吴岩、莎士比亚专家方平等。我当时正好出版了新译的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也有幸应邀参加这次签名活动。我在这次签名活动中结识了上海图书馆的黄显功、梁颖等几位研究馆员。从此开始了我与上海图书馆的交往。

上海图书馆给了我许多帮助与支持,我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参加他们举行的活动,拿最重要的几次来说。1999年6月6日是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上海大剧院、上海文联、黄浦区诗歌社团等都举行了隆重的集会、诗歌朗诵与演出。这时我的十卷本《普希金文集》为迎接这一纪念日也以明丽的装帧适时出版。为此上海图书馆在多功能大厅隆重举行了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诗歌朗诵会,大厅座无虚席,场面非常热烈,普希金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在大厅里回荡,俄罗斯联邦驻沪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也应邀出席。会上,我将刚出版的十卷本《普希金文集》亲手交给副总领事,赠送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回首过去四届的进博会之旅,我在许多地方留下了足迹——合作伙伴的展位、签约现场、项目落地时的厂房、投资所在地政府的办公室……这些地方无一不记录着我的进博故事,但真要说起来,还得从三个“两万步”讲起。

第一个“两万步”是我在每届进博会期间每天行走的步数,是德国肖特集团在进博会上达成的每一项合作和取得的每一份收获的最好见证。

2018年,肖特与浙江水晶光电创办了合资企业。在浙江省商务厅的推荐下,我们参加了首届进博会。坦白地说,当时公司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参展,因此展位面积只有36平方米。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每天我在展会现场的步数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过两万步。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后我总结了原因:在进博会现场,整个中国大市场的缩影生动鲜活地摆在了我的面前。因此,我兴奋地在展会现场与展商商交谈,并参与集中签约会等各类活动,还与很多企业签订了协议,建立了合作关系。首届进博会闭幕后,我当即告知每一名团队成员:“对于肖特而言,进博会将是今后每年最为重要的国家级展会。”从此,我们一届进博会都没有落下。

第二个“两万步”则是我在投资地留下的足迹,代表着我和肖特集团借助进博会平台,一步步深入中国大市场,收获发展机遇的征途。

近几年,肖特在中国加大投资、新设工厂、引进高端生产线,实实在在地助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中国制造从“量”到“质”的改变。其中,药用玻璃管厂的投资至今仍让我觉得记忆犹新。

首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坚定了肖特在

然而讽刺的是,她自杀的消息没有激起任何涟漪,巴黎被一场精彩的魔术表演征服,转眼就忘了德·普里夫人的下场。历史上失宠的贵妇多了去了,但只有茨威格笔下的这个贵妇,难以忍受巨大的落差和无尽的孤寂,竟不惜以身家性命相搏,甘愿为过去的过去殉葬。茨威格是把自己的性情赋予了她,才写出了这样一篇激烈的小说,也预言了自己三十二年后的命运?

如果把茨威格比作贵妇,那么德语世界和整个欧洲,就是他曾君临的法兰西。此前他一直用德语写作,把自己的岁月变成作品,在欧洲拥有广大的读者,活在读者的热爱之中,每篇小说杰作的诞生,都是读者的盛大节日,也是他收获荣誉之时。然而现在,他“失宠”了,巴西成了他的诺曼底庄园。尽管他生命无虞,衣食无忧,名声犹在,却没有机会出版,也不再拥有读者。昨日的世界一去不返,孤寂的他已生无可恋。

行稳致远 (篆刻) 陆康

顺便说下,不仅茨威格,许多文人都在作品里预言了自己的命运:普希金的连斯基决斗身亡,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自我了断,谢阁兰的勒内·莱斯死因成谜……但与那个被人转瞬即忘的贵妇不同,茨威格从来没有被读者遗忘,即使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十年,我们仍在这里谈论他和他的小说。只是我们为他感到深深的惋惜,竟以如此方式告别昨日的世界。

俄罗斯驻沪总领事馆,为中俄人民的友谊与文化交流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而图书馆也收藏了我的签名本。

2010年是我从事翻译工作五十周年,为此上海图书馆联合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译文出版社隆重举行了“冯春普希金文学翻译研讨会”。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与上海翻译家协会领导都来参加。华东师大贝文立教授等几位翻译家发言,对拙译做了评价。为了这次活动上海图书馆还特地印制了精美的画页,登载了我的简历、译著、编校目录等资料。黄显功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为这次活动做了周密的安排,表现了对这次活动的重视及与我的深厚友谊。

自从电脑广泛使用以来,许多作家和翻译家就在键盘上写作,手写的稿件也成了稀有的珍品。上海图书馆对于保存文化名人的手稿表现出极大的重视,特地建立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我的《普希金诗四首》(叶甫盖尼·奥涅金)《猎人笔记》等译稿也荣幸地被收藏。2019年手稿馆隆重展出幸藏“妙笔生辉”四个大字在展厅主席台屏幕上熠熠生辉,展览吸引了大批观众,都来欣赏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收藏的手稿。我的手稿也忝列其中,与观众见面。我手里还有许多译稿和文稿,如手稿馆认为有收藏价值,我愿全部捐赠。

听说贾植芳先生的藏书送去了河西学院图书馆,作家孙小琪也动了心。

三个“两万步”,走出新机遇

陈巍

中国建设玻璃厂的信心。2019年8月,工厂正式奠基。然而半年之后,新冠疫情暴发,仍在建设中的玻璃厂能否见证“中国速度”顺利投产,是当时悬在肖特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剑。

在疫情期间最困难的时期,我们每天都跑在生产线,在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工厂按计划顺利落成并投产运营。我们第一时间便将疫苗生产过程中急需的中硼硅玻璃瓶作为优先投产的品类。肖特也得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新冠疫苗最主要的初包装供应商之一。

在第四届进博会上,我们宣布在医药领域追加两项重大投资。一项是医药系统事业部在缙云再投资3.8亿人民币的项目,一项是追加7000万欧元投资用于药用玻璃管厂二期的建设。如今,两项投资正在落地实施。不仅如此,借助进博会的平台,肖特的手机盖板玻璃产品也在中国市场迅猛铺开。自肖特@UTG超薄柔性玻璃在进博会上首发以后,我们已经与中国国内多家知名手机品牌开展可折叠手机的应用开发。目前,不少旗舰机型已经应用了这款柔性玻璃,并与消费者见面。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肖特最大的消费市场,然而中国的魅力不仅在于市场的规模,更在于中国作为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源头之一。为了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肖特在第二届进博会上便宣布在苏州投资设立亚太区研发中心,为超薄玻璃、5G通信、AR/VR、储能等行业提供尖端技术支持。如今,研发中心已投入运行。

第三个“两万步”代表着我和肖特集团对

到南京东路、福州路转了转,看看这个城市。热浪之下,南京路人寥寥,阳光下仿若静物画。然而这不是大城蒙太奇中的一个短暂定格。自170多年前开埠以来,上海始终川流不息,沸腾着欲望与野心。走在南京路上,每一步都感受着沧桑与更生。

南京路步行街东头起点,是青铜母子雕像,夏日的装扮,衣衫飘拂。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雕塑脱去长袍的笼罩,衣衫线条飞扬,尽显生命与人体之美。流动性是城市的灵魂,人们在集体拥有中分享着、创造着,这母子灿烂的笑容,洋溢着上海的城市心情。

曾经在五更时骑车经过南京路,穿行高楼犹如峡谷,在无月的夜色里愈发显得峻峭。今日这般寂静,记忆归来,好似一个白夜。从东头走到西藏中路,又习惯性地向南拐向福州路,去走走文化街的书店。经过沐恩堂,这座老教堂初建于1887年,是上海基督教的联合礼拜堂。

福州路的烟火气比南京路浓多了,餐馆、文具店都开了。去过无数次的上海书城寂寞地耸立着,这将近三十层的大建筑,正在大装修,期待它的重新开张,要第一天就来,感受它的陌生与熟稔。大楼曾经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办公地,各大出版社云集于此。多少次,来到

到这书城和毕业的学生见面,暖暖坐在二楼的星巴克咖啡馆,无边无际地聊。那真是特别幸福的时刻,每次学生们都会带来新出版的书籍,有时候还是文集、简·奥斯汀、纳博科夫、伍尔夫……想起学生们当年刚入复旦,一年级的课堂,眼神都是似懂非懂的样子,一眨眼都是文学出版的顶梁柱了,想起来也是玄乎乎的,当然要经常来看看才放心。如今出版社都搬到七宝老街那边去了,心头也失去了不少可期的时光。

出了福州路东口,来到外滩,视野陡然阔大。一路走到外白渡桥,看苏州河那边的俄罗斯领事馆,三色旗飘飘。万里之外战火纷飞,继续着人类绵绵不绝的刀枪相见。

看黄浦江水浩浩东去,默默想起刚才在福州路杏花楼买了四个月饼,两个蛋黄椰蓉,两个五仁。喜欢蛋黄椰蓉的口感,而五仁是挚爱它的内涵。杏仁、桃仁、橄榄仁、瓜子仁、芝麻仁——五种高低远近皆不同的生长,五种各不相同的滋味,却集合在一起,让人细细品读。第一次尝五仁月饼,眉头紧皱,奇怪这难解的配料。日子长了,才渐渐爱上了它,因为明白人生就是五味俱全,要接纳所有的喜欢和不喜欢。蛋黄椰蓉是自己的喜欢,每年都会买,而五仁月饼更需要细嚼慢咽,将苦辣甜酸融为一体。

自从电脑广泛使用以来,许多作家和翻译家就在键盘上写作,手写的稿件也成了稀有的珍品。上海图书馆对于保存文化名人的手稿表现出极大的重视,特地建立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我的《普希金诗四首》(叶甫盖尼·奥涅金)《猎人笔记》等译稿也荣幸地被收藏。2019年手稿馆隆重展出幸藏“妙笔生辉”四个大字在展厅主席台屏幕上熠熠生辉,展览吸引了大批观众,都来欣赏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收藏的手稿。我的手稿也忝列其中,与观众见面。我手里还有许多译稿和文稿,如手稿馆认为有收藏价值,我愿全部捐赠。

听说贾植芳先生的藏书送去了河西学院图书馆,作家孙小琪也动了心。

我与图书馆 责编:王瑜明

十目谈 我与图书馆 责编:王瑜明

企业未来发展前景的期许,是未来某个时刻我在世界各地迈出的步伐。

我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将肖特借由进博会平台而取得的发展成果和先进技术带出国门,反哺全球市场。第四届进博会闭幕后,在我向总部汇报时,得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为了实现集团2030年碳中和的目标,肖特的技术专家已经开始试验,目标是利用氢能来大规模生产玻璃。

玻璃行业是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行业。人类从公元前几千年就已经在原始的窑炉中烧制玻璃,这个过程需要极高的温度和大量的能耗。然而,从发明和完善特种玻璃的配方,到不断改良生产技术、使生产过程更加环保,像肖特这样以技术研发为主导的公司,在近140年的历史中,正在一步步地推动着特种玻璃产业走向现代化。目前,肖特正在开发全新的环保低碳型玻璃熔融工艺。我殷切期盼在不久的将来,肖特在中国的工厂能全面实施这项技术,并成为这项技术的引领者、开拓者和发扬者。

作为一名中德友谊的促进者,肖特集团CEO何德瑞博士一直以来都极为重视肖特在中国的发展。随着第五届进博会的日益临近,何博士从德国发来了祝福。基于玻璃制造在全球低碳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肖特将借助第五届进博会的契机,继续为特种玻璃产业低碳发展路径作贡献,引领特种玻璃行业在中国大市场中迎接新时代,共创可持续未来。



我的进博故事征文

走过南京东路 梁永安

到南京东路、福州路转了转,看看这个城市。热浪之下,南京路人寥寥,阳光下仿若静物画。然而这不是大城蒙太奇中的一个短暂定格。自170多年前开埠以来,上海始终川流不息,沸腾着欲望与野心。走在南京路上,每一步都感受着沧桑与更生。

南京路步行街东头起点,是青铜母子雕像,夏日的装扮,衣衫飘拂。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雕塑脱去长袍的笼罩,衣衫线条飞扬,尽显生命与人体之美。流动性是城市的灵魂,人们在集体拥有中分享着、创造着,这母子灿烂的笑容,洋溢着上海的城市心情。

曾经在五更时骑车经过南京路,穿行高楼犹如峡谷,在无月的夜色里愈发显得峻峭。今日这般寂静,记忆归来,好似一个白夜。从东头走到西藏中路,又习惯性地向南拐向福州路,去走走文化街的书店。经过沐恩堂,这座老教堂初建于1887年,是上海基督教的联合礼拜堂。

福州路的烟火气比南京路浓多了,餐馆、文具店都开了。去过无数次的上海书城寂寞地耸立着,这将近三十层的大建筑,正在大装修,期待它的重新开张,要第一天就来,感受它的陌生与熟稔。大楼曾经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办公地,各大出版社云集于此。多少次,来到

到这书城和毕业的学生见面,暖暖坐在二楼的星巴克咖啡馆,无边无际地聊。那真是特别幸福的时刻,每次学生们都会带来新出版的书籍,有时候还是文集、简·奥斯汀、纳博科夫、伍尔夫……想起学生们当年刚入复旦,一年级的课堂,眼神都是似懂非懂的样子,一眨眼都是文学出版的顶梁柱了,想起来也是玄乎乎的,当然要经常来看看才放心。如今出版社都搬到七宝老街那边去了,心头也失去了不少可期的时光。

出了福州路东口,来到外滩,视野陡然阔大。一路走到外白渡桥,看苏州河那边的俄罗斯领事馆,三色旗飘飘。万里之外战火纷飞,继续着人类绵绵不绝的刀枪相见。

看黄浦江水浩浩东去,默默想起刚才在福州路杏花楼买了四个月饼,两个蛋黄椰蓉,两个五仁。喜欢蛋黄椰蓉的口感,而五仁是挚爱它的内涵。杏仁、桃仁、橄榄仁、瓜子仁、芝麻仁——五种高低远近皆不同的生长,五种各不相同的滋味,却集合在一起,让人细细品读。第一次尝五仁月饼,眉头紧皱,奇怪这难解的配料。日子长了,才渐渐爱上了它,因为明白人生就是五味俱全,要接纳所有的喜欢和不喜欢。蛋黄椰蓉是自己的喜欢,每年都会买,而五仁月饼更需要细嚼慢咽,将苦辣甜酸融为一体。

自从电脑广泛使用以来,许多作家和翻译家就在键盘上写作,手写的稿件也成了稀有的珍品。上海图书馆对于保存文化名人的手稿表现出极大的重视,特地建立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我的《普希金诗四首》(叶甫盖尼·奥涅金)《猎人笔记》等译稿也荣幸地被收藏。2019年手稿馆隆重展出幸藏“妙笔生辉”四个大字在展厅主席台屏幕上熠熠生辉,展览吸引了大批观众,都来欣赏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收藏的手稿。我的手稿也忝列其中,与观众见面。我手里还有许多译稿和文稿,如手稿馆认为有收藏价值,我愿全部捐赠。

听说贾植芳先生的藏书送去了河西学院图书馆,作家孙小琪也动了心。

“孤勇者”

三耳秀才

黑色塑料袋装了什么?我当然不知道。事情得往回说,宁波坐地铁从一号线转五号线,一上五号线,我刚坐定,一个坐着的妇人向我这边倾斜了一下身子,问:到东部医院,怎么走?

院士路下车。那妇人又问:什么?我立马转变思路,说:我下车,你跟着下车,就是。

那妇人面前有三个随身携带的袋子,地铁到了院士路,那妇人再向我求援:你帮我拿个袋子,这个袋子重,你拿这个。

帮忙,还要我拿个重的,真把我当个顶事的爷们了。出地铁,我拎着那个大的黑色塑料袋,一直把她送到李惠利东部医院大门口。路上,也聊了几句,我大致知道了一些情况:江西人,文盲,不识字,在医院里找活干,照顾人,一天24小时260元。

秀才三省吾身,我在想,我如果像这个妇人一样,被抛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敢“孤身走暗巷”为省打的钱一夜坐地铁、找人帮忙吗?夜晚来临了,连个住的地也还没着落,怎么得了!惶恐不惶恐?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谁说拖着塑料袋的,不是英雄?

我与上海图书馆的友谊,需从20世纪80年代初说起。经历了十年风雨之后,国内又呈现出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经历了长期禁锢的出版工作,又如保存多年的优良种子,冒出新芽,继而茁壮成长,很快就蔚为壮观。在这样的形势下,上海图书馆联合上海译文出版社举行了一次规模颇大的签售活动。二十几位颇有成就的外国文学编辑和翻译家应邀来到图书馆为读者签名。其中有翻译俄国著名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译社总编辑包文棣(辛未艾)、翻译欧美文学的著名翻译家吴岩、莎士比亚专家方平等。我当时正好出版了新译的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也有幸应邀参加这次签名活动。我在这次签名活动中结识了上海图书馆的黄显功、梁颖等几位研究馆员。从此开始了我与上海图书馆的交往。

俄罗斯驻沪总领事馆,为中俄人民的友谊与文化交流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而图书馆也收藏了我的签名本。

2010年是我从事翻译工作五十周年,为此上海图书馆联合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译文出版社隆重举行了“冯春普希金文学翻译研讨会”。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与上海翻译家协会领导都来参加。华东师大贝文立教授等几位翻译家发言,对拙译做了评价。为了这次活动上海图书馆还特地印制了精美的画页,登载了我的简历、译著、编校目录等资料。黄显功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为这次活动做了周密的安排,表现了对这次活动的重视及与我的深厚友谊。

